

恩师曾对我说，世事莫急勿慌。大凡与你有缘的东西，迟早会找你的。

我与三卷《医方守约》的缘分，就印证了恩师的话。

我已记不清具体时间了。屈指细算，应该是二十多年前的某个黄昏。那套静静地躺在一个旧书摊上的《医方守约》，就真的因为缘分，找上了我。

拿到三卷《医方守约》的我，即刻向八十多岁的恩师曾祥伟老先生请教。恩师成长在书香门第（师爷爷是清光绪八年出生的秀才），天资聪颖，广闻博识，学富五车，是旧大庸地方上的“活字典”。

恩师一见到《医方守约》，便与我慢慢细说起该书作者——大庸县三岔乡的名医胡先容老先生。恩师说，胡老先生非常厚道，不善言语，因为酒渣鼻，常被旧大庸不良文人讥讽，耻笑他“咏大鼻子兮，老苦瓜一条”。但胡老先生不愠不躁，也从不与人争辩。

恩师又说，胡老先生至孝。

胡老先生一生省吃俭用，节衣缩食。恩师说。但他常给他的父母缝制狐狸皮袄御寒。老先生至善。老先生有族侄，名胡薛门，有志求学，但家贫辍学务农。老先生供他读书十余年，终于考中同治甲子科举人，分沅陵任教谕，很有成就。

……

胡老先生是咸丰六年贡增生，先后任长沙、武陵教谕，柳州府学正，衡州府训导。他为官廉洁自持，两袖清风。老先生读书十分勤奋，尤对《易经》颇有研究，并有独到见解。晚年行医，医术高明，乐善好施，遇穷人求诊，还资助医药费。

明德有后，佑启无疆。老先生之德，常润后裔。

老先生的第四世孙胡尧禹先生，曾任大庸县大坪地区人民医院革委会主任。老先生第五代孙胡家仁先生，也是三岔卫生院有名的老中医。

听完恩师对《医方守约》作者的介绍，我对作者的人品，更为肃然起敬。我认真地答应老师，一定要将《医方守约》好好地加以整理，并争取出版。要让更多的热爱中医文化、中医古籍的同道，沐浴先生之恩泽。同时，我也承诺恩师，《医方守约》出版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将成书呈送给先生的后裔。

甲辰年春，我将整理好的书稿，正式交付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甲辰岁末收到新书。面对新书，我百感交集。立即拨通三岔乡卫生院院长的电话，联系胡老先生第五世孙胡家仁，准备恭恭敬敬去专程送书。

乙巳仲春，按照约好的时间，去胡家仁先生三岔乡的住所。

交通极不方便之三岔乡，也是我四十三年前曾经工作的地方。当年，从城区出发，坐车爬三望坡，绕茶叶场，从木材检查站下，穿芭蕉湾，踏轿顶上，过三岔村，方到集镇。现在，从汪家山打了隧道，直通田蛋峪，花不了多长时间，便可到集镇。我到的时候，胡家仁先生早就到了卫生院，已经等了我很久。

胡家仁先生长我五岁，已退休数年。正宅家享天伦之乐，颐养天年。而我，也已满头白发。我们一见面，握手，拥抱，尔后，手牵着手走到院长办公室。家仁先生的鼻子，遗传了他高祖的“老苦瓜一条”。

我和家仁先生，四十年前就认识，因此少了许多客套。他开门见山地问我：“你咋知道我是胡先容的后人呢？”我说，是曾祥伟老先生告诉我的。令高祖之言行，我曾听老先生细说过。令尊大人曾经是卫生院的革委会主任，一把手。我是把新书一定要送来的。同时呢，也还想听一听你再说说《医方守约》的故事。

家仁先生告诉我，他出生晚，只知道祖父胡运培是胡先容老先生的长孙。祖父胡运培一边教书为业，一边行医谋生，祖母陈氏出身高坪乡望族。祖父秉承家学，以中医妇科见长。父亲胡尧禹，幼承庭训，以良相良医为志，曾担任过大庸县大坪地区医院革委会主任。如果父亲健在，今年是109岁了。关于《医方守约》一书木刻板，原来一直收藏在家里。上世纪50年代末，时任卫生局局长、中医院副院长两人来访父亲，说为弘扬大庸中医文化，让更多人学习到《医方守约》，请求父亲同意将木刻板借到大庸县中医院去，印制好后，承诺完璧归赵。

家仁先生说，出于信任，父亲同意了。《医方守约》木刻板运到了中医院内。但书印成后，木刻板却“一去不复返”。

后来才知道，木刻板已在“运动中”被付之一炬。家族的后人，都找父亲发脾气。今日得见新书，极其珍贵，令人激动。“贵府可还有其他珍贵医籍？”我问。“再无其他。”家仁先生答。这让我有些失望。家仁先生也开始沉默。无语凝噎，痴对良久。我起身，牵着家仁先生的手，走到他新修的砖房边。砖房边上还保存着年久失修的土坯房。那是他的祖业。青山依旧，物是人非，尧禹老前辈，家仁先生的父亲，也已归道山久矣。

午后，我们去集镇边的小餐馆，炒了几个可口的家常菜。我毕恭毕敬地邀请家仁先生：“小酌不？”“不想喝。”他说。

“家里的水，是从三岔山顶上接下来的。最爱潺潺山溪水，在山终比出山清。”家仁先生说。

“你下次到三岔来背水，到我家里背来。”沉默良久后，家仁先生望着我说。

“好的。”我毕恭毕敬地答。

夏之盛组诗

□龚国惊

荷事

清晨五点 露珠还趴在荷叶的睫毛上
第一朵荷花就撑开了粉色绸伞
蜻蜓停在卷边的叶尖
用复眼丈量着水面的辽阔

采莲蓬的阿妹划着木盆
哼着小曲 穿过迷宫般的荷叶阵
竹篙搅碎满池星光
惊起一群银白色的游鱼
在水草间慌乱地逃窜

正午的阳光像融化的金箔
涂满每片荷叶
青蛙蹲在叶背乘凉
鼓着腮帮子 把夏天吹成
一首湿漉漉的民谣

傍晚 垂钓者的影子
在水面越拉越长
收竿时 钓起一轮
被晚霞染红的落日
而荷花仍保持着 最初的
矜持与骄傲 等待着
月亮来赴一场 千年的约会

蝉歌

老槐树上的蝉蛻
是去年夏天留下的空壳
新的蝉儿咬破外壳
用还未硬化的翅膀
练习飞翔的姿势

当第一缕阳光爬上树梢
整座森林就变成了音乐厅
它们倒挂在枝头
用腹部的鼓 敲击着
亘古不变的旋律 每一声
都像要把积攒多年的沉默
全部倾泻出来

烈日在叶片间燃烧
蝉鸣却愈发高亢
穿透耳膜的合唱
让时间都放慢了脚步
连路过的风都忍不住驻足
悄悄带走 几句
未唱完的歌词

直到暮色漫过树梢
最后一声蝉鸣
跌落在沾满露水的草丛里
等待明天 重新
点燃黎明的第一缕光

二端午龙舟赛

“淡水唱 淡水欢
孙九大人坐台湾
法寇见他丧了胆
夹起尾巴一溜烟……”

澧水河还未从端午的酒香中醒来
岩泊渡十五的锣鼓又敲响了
孙开华的故事在水面上复活
化作无数艘飞驰的龙舟

赛前 老匠人用朱砂
给龙头点睛
沉睡百年的英魂
在鼓声中渐渐苏醒
桨手们在额头上系上红绸
像当年将士们束紧的战带

发令枪响的刹那
水花炸开千朵白莲
木桨翻飞如蝶翼
号子声比烈日更灼人

小时候，我特别喜欢翻螃蟹。与螃蟹打交道的趣事给我留下了太多的记忆，回想起来总是那么甜蜜、温馨、悠长。老家旁边有一条小溪。溪的源头就在老家背后一座叫红炸岩的大山脚下，有四五里路长，溪水流至门前的坪里后注入零溪河。小溪不大，但常年溪水丰盈，即使在枯水季节也不枯竭。因此，我们汪家岗这一带的人一年四季不缺水喝。也因此，小溪里孕育了许多鱼虾螃蟹之类的水生物。

等到热天，选个合适日子，提个小竹篓，就可以下溪翻螃蟹了。溪里有一个用锄头刨出来的水凼，凼下边用石头砌着，以保持足够的水量，那是汪家岗人挑水喝的地方。每次翻螃蟹，我都是从这个水凼边开始往上翻的。水凼下游至公路桥边是没有螃蟹的，因为那是妇人们天天洗衣的地方。

翻螃蟹要耐心，更要细心。溪沟里到处都是石块，溪水没过石块，潺潺流淌，你不知道螃蟹到底藏在哪块石头下，因此就得认真地翻。

看准一块石头，心想，那里面一定藏有螃蟹。于是，弯腰低头，用手轻轻将石块翻开，

澧兰副刊



杜鹃花开醉春山

□魏咏柏

暮春，慈利县黄花溪的神鹰山，被春天唤醒了。那些野生的杜鹃花，不知在岩缝里等了多久，忽然就全炸开了——从山脚到峰顶，红的泼辣，白的素净，粉的像刚揉开的胭脂，青灰色的石头被染得泛出温柔的边角。露水趴在草叶上打盹，山路被花瓣铺得发软，衣角蹭过花枝时，总有几片花瓣跟着人走，好似春天偷偷别在衣襟上的贴花。

神鹰山的杜鹃专挑石头缝扎根。根须好像磨旧的麻绳，死死绞着岩块的纹路，有些地方岩壁裂出细缝，根须从里头钻出来，探着身子也要开几簇花。马缨杜鹃是最先盛开的，深红花瓣厚实得如风干的柿子皮，太阳一晒，整枝整枝都透亮起来，连投在地上的影子，都带着暖烘烘的火气，仿佛轻轻一踩，就能溅出火星子。露珠杜鹃却生得柔，粉白的花瓣薄如棉纸，花心聚着几点黄，像是谁用指尖蘸了蜜抹上去。雾浓的时候，花瓣上凝着水珠，风一吹，叮叮咚咚直往落叶堆里掉，打湿了躲在下面的山蚂蚁。

山路狭窄，顺着小溪蜿蜒而上，左边水响，右边花响。走累了坐在石头上歇脚，会看见花影在溪水里漂，红的白的顺流而下，宛若一群贪玩的花雀，追着自己的影子跑。到了神鹰山石跟前，才知道这石头原是蹲在山顶的老神仙——它石形如展翅雄鹰，鹰嘴部位天然凹陷，可供游人驻足俯瞰花海。往下望时，整座山都在开花，花浪从山顶滚到山脚，梯田像撒在花海里的碎米，村落是浮在花海上的几片灰瓦。

人在花海里走，花也在看你。杜鹃枝条低的地方，花能碰到人的额头，高的地方，花就举过头顶，让人仰头看。走得急了，山风会扯住人的衣角，让你等等那些正在落的花——白花瓣落在山道上，红花瓣粘在背包带上，有片粉的刚好掉在水洼里，被蝌蚪当成会漂的小伞。云雾把花裹得半明半暗，似谁家蒸年糕时冒的热气，花在雾里忽隐忽现，恰似雾自身开了花。待到云雾散去，在暖阳的斜照下，花瓣边缘镀起了金边，连石头的影子都成了花的形状。

山腰、山脚随意地立着几栋民居，房檐下挂着成串的红辣椒，窗台上摆着盛花的粗瓷碗。土家阿婆把新鲜的杜鹃花瓣拌进糯米粉，蒸出来的粑粑带着淡淡的香，咬一口，能看见花瓣的纹路嵌在米里，像印在纸上的花笺。土家阿妹蹲在溪边染布，把杜鹃花泡在木盆里，水渐渐变成浅红，白棉布放进去浸一阵，拿出来晾在竹竿上，风一吹，布上的花影就活了，在青石板上跳来跳去。

有年赏花，夜里住在农家乐，木窗棂吱呀作响。月光把成片的杜鹃照成银白色，花瓣落在瓦背上，好似谁在轻轻叩门。清晨推窗，见昨夜还是花苞的，今早全展开了，山溪里漂着隔夜的落花，粉的红的聚成一小片，随水流动，倒像是溪水解开了春天的纽扣。

看杜鹃，最好在四月中下旬。从慈利县城自驾往苗市镇，路边的指示牌会带你找到那条进山的路。车还没到山脚，就远远看见神鹰山披着花衣，红雾缭绕着山尖转，好似山着了火。上山要穿防滑的鞋，石头上的青苔比花滑，走几步就得低头看看路，却又总被旁边的花勾住眼——这边几簇红的开得正艳，那边几枝白的探过身来，连呼吸里都是花的甜。

山民的竹篓里总装着山货，蕨菜、菌子，还有别在篓沿的几枝杜鹃。遇见了，他们会笑着说：“娃娃总把花瓣夹在书里，说等花开了再拿出来。”原来这些花，早就在人们的日子里生了根——开在阿婆的蒸锅里，阿妹的染布盆里，娃娃的课本里，也开在年年都来的春风里。

离开时捡几片完整的花瓣夹在书本里，等明年翻开，就能看见那年的春天：山风怎样吹乱花影，溪水怎样带走落花，还有那些在花树下走过的人，他们的脚印里，都踩着一整个春天的颜色。

神鹰山在车后渐渐变小，却像一团烧不尽的花火，长在人心里——原来最浓的春色，从来不是花自己开，是看花的人，把花开进了日子里。

螃蟹趣事

□汪珍玺

翻开一半，一只大螃蟹慌忙张开手脚，拼命地往外逃去。我跟着螃蟹追去，看它横行到哪里。这下可好，它居然冒出水面，爬到了溪边。我连忙将它捉住。就在我将它拿起的那一刻，它的腹部突然跑出来许多淡黄色的小螃蟹。原来这是一只螃蟹妈妈。那些小螃蟹看见妈妈被擒，纷纷朝四周逃去。

再往上游翻去，陆续又翻到了不少螃蟹，竹篓里一下就热闹起来。想着竹篓里的收获不小，心里充实又快乐。每次翻螃蟹，我都要翻到小溪的尽头。这里三面环山，长满了青草，开满了野花，还有那满树红红的密密儿。

翻螃蟹，还有一个地方，那就是公路桥下的两个涵洞。

这两个涵洞都是岩石砌的，并不大，有十几米长。进了洞，才知道里面暗暗的，只有对面洞口有一线光亮。进去前，担心里面会有老鼠、蛇之类的动物伤人。可爬进洞后，就全然不顾了，小手开始在两边的岩缝里仔细地搜摸。这时，突然感到指尖剧烈疼痛了一下，心想一定是被螃蟹夹啦。这是个大螃蟹。不然，不会夹人那样痛。我忍住疼痛，手指在里面继

续摸。等它再次伸出钳子夹我时，我两个小指头迅速夹住了它的大钳子，慢慢将它扯出来。

爬出洞一看，原来这就是一只螃蟹王。这螃蟹王身坯很大，外壳又硬又黑，其它螃蟹外壳都带点淡淡的黄色，而它不是。再看它八条小腿，腿节均匀，健硕修长。最抢眼的还是那两把高高举起的大钳子，看上去刚劲有力，还能清晰地看到钳口那锋利的锯齿。那双眼睛，呈八字型扬起，显得犀利敏锐，炯炯有神。我可是头一次见到这大家伙。

回到家，其它的螃蟹我都叫母亲炸了，唯独将这只螃蟹王留了下来。等螃蟹王吃饱喝足后，我用一根长线将螃蟹王的一只大钳子套住，然后放在门前的礅场里玩耍。螃蟹王怒目圆睁，张开大钳子，东奔西跑，想逃脱。后来疲惫的螃蟹王只能任一只公鸡啄食，最后成了公鸡的一顿美餐。

有一次，我们在潭水里的浅水区发现了很多螃蟹。这螃蟹真大。兄弟们下水把螃蟹一只只捞上来。螃蟹在手电光的照射下，呆在水里一动不动，任凭你捉拿。眨眼功夫，十几只螃蟹就被装进了蛇皮袋。